

## 许堡小学的铃声

【底层行走】

□张刚

往年，许堡村的村民们，没有手表也不担心，要么看着太阳估算时辰，要么就听着许堡小学上课的铃声下地劳作。

许堡小学——甘肃省通渭县鸡川镇许堡中心小学，建于1936年。这座历史悠久的村小学，坐落在许堡村坡下社三队。校舍建在山脚一处平台上，枕着巍峨的“塌山”，清澈平缓的显清河从山脚下环绕而过。山拥水抱，是一处天然的风水宝地。

当太阳从东侧的大湾山升起，金黄的阳光笼罩了校园，随着一阵清脆的早自习铃声，整个乡村都苏醒过来了。

许堡小学的大铃铛，是人工铸造的，应该是铝合金材料，呈银白色，差不多和一个小西瓜那样大，声音清脆悦耳，比电铃声音好听多了。这个大铃铛是挂式，就挂在马清凤老师的宿舍屋檐下，腔体中有一个鸡蛋形的铁疙瘩作为铃锤，铁疙瘩上拴一根细绳，垂下来，老师伸手就能够着。到打铃时，负责每周值勤的老师，拉住铃绳，牵动铃锤，“当——当——”！铃声就是命令，一天的教学工作，就在这清脆悦耳的铃铛指挥下有序进行。

许堡小学纪律严明，学习氛围浓厚。学校每周要安排一位老师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，称之为值周，每位老师轮流进行。值周老师要早早到校门口进行巡查督导，检查学生有无迟到，在课间巡查课堂秩序，对逃课、打闹的学生每周要进行点名批评；教室卫生每天一小检每周一大检，都由值周老师带着其他班主任进行。值周老师有一个16K大的纸夹子，有每个班级的信息，到周末就根据这些检查情况，评定每个班级的名次。

更重要的是，敲铃的工作由值周老师负责，其他任何人不能去乱敲，尤其不让学生乱敲。

值周的老师总是认真负责，掐着表看着点，准时准点，按课表上的时间，敲响上课下课的铃声。校园并不大，铃铛也挂在校园西侧教师宿舍的正中央位置，因此靠窗的同学能透过玻璃看到。当老师还在讲台上兴致高昂地讲课时，有些屁股痒痒的同学，已坐不住了，不停地扭头朝铃铛的方向看，希望值周老师赶紧敲响下课钟声。

教师的宿舍与办公室是一体的，一人一间或两人一间，并不大，靠墙一张床，靠窗户一张书桌。马清凤老师就坐在书桌前备课，抬起头就能看到整个校园的情况。要是有值周的老师也在上课，来不及打铃或忘了打铃时，她就看看时间，走出来把钟敲响。每位老师敲铃风格也不一样，有的男老师敲得短暂急促，而女老师则敲得舒缓悠长，尤其是马清凤老师敲铃，不疾不徐，有节奏有韵味，带着音乐的调子，仿佛那铃声也能治愈学生心中的焦躁情绪似的，感到特别舒坦。因此在学校学习时间久了，能

够根据铃声听出是哪位老师在打铃；甚至周边的村民，长年累月听这铃声，也能以铃声辨别老师。尤其是马清凤老师值周，村民会说，听这铃声，应该是马老师值周。

曾几何时，铃铛对同学有着非凡的吸引力，大家都想去敲一下铃铛。有时值周的老师还没下课，看着到了点，便让某位同学去帮着敲一下。得到这个光荣任务的同学可乐坏了！撒着脚丫子狂奔到铃铛下面，扯起铃绳儿，铛铛铛，敲个半分钟，这才在同学羡慕忌妒的眼光中，带着一脸的骄傲回到教室。而更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，会在大课间或晚上打扫卫生时，瞅瞅校园内没有老师，赶紧扯起铃绳乱敲一下，便做贼似的慌慌张张地逃回玩耍的学生堆中。

自从有了这所小学，多少孩子实现了读书的梦想！又有多少孩子，在这清脆悦耳的铃声中启蒙，在这清脆悦耳的铃声中度过了一个充实的童年。多少年后，这么多从这里走进大学、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们，仍然对这个铃铛怀念不已。

“两件事读书耕田”，在许村这片土地上，体现得最为充分。许堡小学不仅仅是学生的精神家园，也是当地农民伯伯的精神图腾。谁家的孩子学习好，谁家的孩子聪明、勤奋，谁家的孩子是班长，谁的孩子得了奖，都是人人羡慕的对象。有了这铃声的召唤，当地的村民们的生活便仿佛有了寄托，有了希望。

有些农民伯伯，在地里耕田，远远听到早晨大课间的铃声响了，也吆喝一声，让毛驴停下来。拍打一下双手的泥土，掏出烟袋，卷一锅旱烟，坐在地埂边，远远望着学校操场上孩子们来回奔跑，叭嗒叭嗒有滋有味地抽一会儿。大课间是20分钟，同学们要做广播体操。没有喇叭扩音器，学校经过选拔，由一位声音洪亮的高年级同学领做，效果比电子广播还要好！做完之后再回到课堂。远在山间地头的农民伯伯看得饶有兴趣，甚至满脸堆笑，不用说，那校园里大概有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在上学。

有时地里几位大人在忙碌，忘了时间，看看太阳，亮晃晃快挂在正中，便问：这到啥时候了？小学的大课间过了，下课铃儿响了没？或者说，放学的铃儿响了没？响了得回去给娃做饭了。

“走！回家做饭了，小学放学的铃儿响了！”

这铃声能传多远呢？顺着风大约能传五六里路远。附近几座山上的农民，都有听着这铃声干活的习惯。尤其是到中午11点40下课的铃声响了，农民伯伯便解下犁套，扛起犁头，和着学生的步子回家。

铃声如同军号，也如同奋进的战鼓，催人奋进，使人警醒。多少代人的童年，就是在这铃声的陪伴下度过。等这些稚童长大成人，在人生逆旅中，听到驼铃声声的歌谣，情不自禁想起那回荡在校园上空、回荡在山间地头的铃声。

【舌尖记忆】

## 腊味飘香

□刘素萍

在我小时候，只有过年时才有肉吃。生产队杀了猪，按工分分到各家各户。因为大哥当兵，我家吃平均数，大队还会再送上一块系着红绸子的猪肉。在那个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，这是国家对军属最好的慰问了。

除了年三十和初一餐桌上肉，剩下的猪肉，母亲会切成两三厘米见方，放在一个口小肚子大的小坛子里，撒上盐，谓之腊肉。这些仅有的腊肉，只有来客人时才能蹭一点吃。一直吃到正月十五，吃到二月二，甚至更长时间。

自从来到南方生活，一到冬至，就会看到小区各家各户阳台上及街道两旁，挂晒着腊鱼腊肉。这些腌制的腊鱼腊肉，在太阳底下色泽更加红润，只是看上一眼，闻一下腊味，就知道年快到了。

慢慢地知道，此腊肉与彼腊肉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
当年没有冰箱，母亲腌制腊肉，目的就是多保存些时间，只想将有肉吃的日子拉得长一些，再长一些。而在保鲜技术日益完善的今天，南方人腌制腊鱼腊肉，其实是一种风俗文化的传承，就是舍不得这一口腊味。

亲家母是南方人，也是厨房达人，腌制腊货自然是一把好手。亲家母在饮食上比较讲究，超市的腊货她一概不喜欢。每年一到冬至，她会去菜市场挑选鱼和肉，亲自动手腌制腊鱼腊肉，香肠也是买来肠衣自己在家灌。

来南方近十年，我跟着亲家母享受了近十年的腊味。她还在传统腌制腊鱼腊肉的基础上有创新，我笑称这是“颜氏腊味，独家秘笈”。

腌制腊鱼腊肉，用花椒、盐和辣椒（不喜欢辣可以不加）腌制七天左右，然后挂在阳台上晒太阳。光照不足，腊味就会打折扣。如果连续有太阳，那么五天就够了。如果半天太阳，那么就要晒七八天，甚至十多天。晾晒好了之后，差不多就该过年了。所以说，南方人过年，是从吃腊味开始。

腊味好像百搭，荤素皆可。腊肉炒香干、腊肉炒豆丝、腊肉腊鱼双烧、腊肉焖莲藕、腊肉炖白菜、腊肉烧鸭子、腊肉炒菜薹……

我喜欢腊肉炒菜薹。通红的腊肉和菜薹淡紫色的梗、绿色的叶（有的绿中含紫）以及黄色的花炒在一起，色彩也是极好看的。这样一道菜薹炒腊肉端上餐桌，清香和熏香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别致的香气。而独特的菜薹味道和肉的咸腊味一道同嚼，好吃程度无法言说，仅仅只是看一眼，就耳目一新，胃口大开。

蒸大米饭的时候，我也会切上一段腊肠或腊肉放进去，米香与腊味缠绕在一起，弥漫在整个厨房。

犹记得去年今日，与朋友看电影回家的街道上，两边挂满了腊鱼腊肉，场面很是壮观，腊味成了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今年我再一次走进那条街，“老周风干腊味”的老板见我拿着相机拍照，从店里走出来对我说：“您是记者吧？多拍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啊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周老板，我不是记者，就是随便出来拍拍，我就住在附近，我会告诉邻居们来您这里买腊货、灌腊肠。”

这条街上虽然只有两三家腊货店，但腊货品种齐全。不仅有腊鱼腊肉、腊鸡腊鸭，还有腊鸡腿、腊猪肝、腊腰花、腊牛肉，等等，可以说是应腊尽腊。而且腊鱼品种也很多，草鱼、青鱼、赶来、大白刁、武昌鱼、桂鱼，等等，每条鱼上面都贴着标签，注明品名和重量。看着这晾晒腊货的阵势，就知道很正宗。

春节将至，这些红彤彤的腊鱼腊肉，让人间烟火味变得浓郁起来。闻着腊味，再看看梅树，枝条正在泛绿，花苞正在孕育，春天已经在路上了。